



癮私門 3

安娜芳
大卫芳 著
Anna Fangfang
David

『癮私門』³

安娜芳芳
大卫
著
Anna Fangfang
David

重慶出版集團  重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“癮”私门3 / 安娜芳芳, 大卫著. -- 重庆 : 重庆出版社, 2012. 7

ISBN 978-7-229-05233-1

I. ①癮… II. ①安… ②大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02566号

“癮”私门3

YIN SI MEN 3

安娜芳芳 大卫 著

出版人: 罗小卫

责任编辑: 陶志宏 何 晶

责任校对: 胡 琳

装帧设计: 弗工作室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北京市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制版

北京市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10mm×1000mm 1/16 印张: 15 字数: 222千

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5233-1

定价: 2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人希望被爱，若没有，那么被崇拜。没有被崇拜，那么被畏惧，没有被畏惧，那么被仇恨和蔑视。人想给他人注入某种感情，灵魂害怕真空，不顾一切代价，它向往接触。

——《格拉斯医生》 [瑞典]雅尔玛尔·瑟德尔贝里

第一章

雨水一滴接一滴落下，在深夜中听得如此清晰。这片雨云肯定是追随着他，一路从香港来到上海。不过登陆上海之后，它的力量减弱许多，从大弦嘈嘈变成小弦切切，此刻大约已经停了，荡起回声的只是从屋檐上流下的积水吧。

李威连端坐在“双妹1919”的窗下，这时已近凌晨，很偶尔地有一抹昏黄的车灯光从窗外射入，又被窗上的水迹幻化出点点破碎的光影，在漆黑的店堂里一闪而灭。

从二楼不时传来断断续续的呜咽哭泣，但任何声响都不能打断李威连对往日的回忆，他的整个身心都跟着那刚刚逝去的灵魂，在永恒的死寂中沉醉下去，仿佛再也等不到晨光降临了。

暑假后的头一堂英语课，身着墨绿色长袖连衣裙的女教师走进初二班级的课堂。她在讲台前站定，感受着满堂天真而好奇的眼神，心中又紧张又喜悦。

女教师开始上课了。其实她也是刚回沪不久，在乡下的年月里她几乎失去对人生的希望，真的没想到今天还能重新讲起英语，甚而能够执掌教鞭……如获新生的激动使她的呼吸急促、喉头发涩，最初的几句话她说得不怎么流利。

是她太敏感了吗？为什么有一双清朗的目光从她的脸上一掠而过，却令她莫名地紧张，好像做了错事被人发现似的。怎么可能？满屋子才十多

岁的小顽童们，他们的整个小学时代是在无秩序中度过的，简直不可能学到什么真正的知识。

她调整好情绪继续上课。她所钟爱的优美语言本来就融化在她的血液之中，最初的滞涩过后，她渐渐能够挥洒自如。突然，她又感觉到了那目光，这次却充满了坦白的快乐，女教师的心跳加速，她不动声色地搜寻起目光的主人……她看见了，那个坐在最后一排窗边位置上的男生，就是他！在她眼里他还分明是个小男孩，却有着出类拔萃的相貌和气质。

接下去的时间里女教师一边上着课，一边体会着时刻存在的隐秘互动，觉得不可思议。下课时她布置了抄写单词和句子的作业，离开课堂时她朝那男孩望去，他已经埋下头，很认真地书写起来。

他根本没有按照要求做作业，而是用英语写了一篇小散文，描述了女教师的第一堂课。遣词造句还有些生涩，但天赋的语感令女教师惊叹。她极其认真地批改了这篇小文章，并在文章后面给他留了下一篇写作的题目。

从此以后，这个学生的英语作业都是独一份的，而女教师则在课堂上拥有了一个秘密的小知音。

秋风刚刚吹了几个晚上，人行道上就铺了厚厚的梧桐树叶。女教师穿着黑白相间的大提花毛衣和驼色的呢料长裙，在满街灰头土脸的行人中更显得风姿绰约。她辨认着门牌号码，慢慢朝弄堂深处走来。

前头传来哗啦啦的水声，女教师停下脚步，诧异地端详着在露天水斗前卖力地洗衣服的男生。

“老师！”他也发现了她，叫了一声就愣在那里，捏着湿衣服的手忘记收回来，给冷水浸得通红。

“我来家访，家里有人吗？”女教师对他温柔地笑着，尽量亲切地说话。其实她已经了解了他的身世，完全知道他的父母在他念初一的时候就远赴香港，现在他是孤身一人留在上海，也明白了他的家族和袁家乃至她自己的家庭之间那种曲折的蔓连。因此在她的心中，又对这男孩子生起了天涯同命的怜惜之情，她今天是特地来看看，这个仅仅十三岁大的小男生是如何独自生活的。

男孩的双眸不是一般中国人那样的棕黑色，而是清澈的黛蓝色。他就用这样一双很特别的漂亮眼睛看着女教师，轻声回答：“老师，我家里只有我。”

这坦率中略带羞涩的模样让女教师心中一颤，她情不自禁地拉过男孩红彤彤的手：“没关系，老师来看看你就行。”

这个家出乎她意料的整洁，男孩请老师在桌边坐下，倒了一杯热水放在她面前：“老师，请喝水。”

“你家原来就这一间房吗？”

“原来有两大间，爸爸妈妈他们走的时候，政府给换成了这一个小屋子，说足够我一个人住的了。”

女教师环视着四周，墙上挂着一家五口的黑白合影。她的目光在那位母亲美丽绝伦的脸上停留许久，她的瞳仁也是黛蓝的，只是比男孩的浅很多，即使在黑白照片上也显得与众不同。

“你长得很像你的妈妈吧？”

他低下头没有回答。其实女教师想问，你妈妈怎么舍得把你一个人抛在这里，她怎么可以这样无情？

她转了话题：“衣服都是你自己洗，那吃饭怎么办呢？”

“我自己也会做饭。”他每次都是注视着她才说话，多么好的教养……但是女教师的心中酸楚难当，他才和自己的女儿一样大啊，她真想把这男孩搂到怀里，给他一个最温暖的妈妈的拥抱。

她没有这样做，而是说：“你的英语非常好，课堂上学的那些不适合你的程度。以后每周日你去我家，我给你特别辅导。”

“真的？”男孩的眼睛发出光来：“太好了！老师，谢谢你！”

第一次辅导时她准备了许多好吃的东西，男孩还没有摆脱拘束，吃得并不多。就在那次辅导时，她拥抱了他，她本以为这会是纯粹母爱的释放，但实际上她却体验到另一种奇妙的滋味，令她情难自己。女教师感到了强烈的内疚，在以后的辅导中，她再也没有拥抱过男孩。

她命令自己像一个真正的母亲那样去关心他，怜爱他，教导他。男孩

是聪明绝顶的，他很乖巧地配合着女教师，让她觉得自己的一切苦心都在产生最好的效果。

他们之间唯一的麻烦是女教师的女儿，这女孩自从发现男孩每周来家的规律后，就千方百计地在这段时间赖在家里，女教师特地给她报了少年宫的书画班，女儿还是逃课在家里附近的弄口等着男孩。后来连女教师都不知男孩耍了什么花招，女儿不再骚扰他们的相聚。但是女教师在课堂上看到，女儿时不时向男孩投去毫不掩饰的倾慕目光。

女儿和男孩一起升上初三，不知不觉中他已经长大了许多。女教师发现他越来越讨人喜欢，前一刻他的神情还是小男生的稚嫩和青涩，下一秒他的笑容里就流淌出些许男人的魅力，这种含而未发的诱惑令她几乎无法自持。与此同时，越来越多情窦初开的女生们围绕在他身边，神情中充满痴迷。女教师开始左右为难，她觉得应该中断周末的辅导课了，但只要在他的面前，这话她就万万说不出口。

寒假前的期末考试就要到了。女教师正在办公室里准备试题，女儿哭哭啼啼地跑进来：“妈妈，妈妈！他、他昏过去了！”

他？！女教师脑袋“嗡”的一声，好不容易才问明白，一贯体育成绩优异的男孩在运动会上跑完一千五百米以后，竟然趴在跑道边剧烈呕吐到晕过去。她赶去医务室打听，原来男孩是得了急性肺炎，已经送医院了。

下班后她直接去了男孩的家。

“你不是一向身体很棒的吗？这是怎么弄的？”女教师急痛攻心，劈头盖脸地质问躺在床上的男孩。

“老师……”他叫了她一声，听上去非常虚弱，“我很快就会好的，绝对……不耽误期末考……”

“谁在跟你说期末考！”女教师坐到床边，俯下身去看他苍白的脸，“家里的米放在哪里？我给你煮粥。今天来不及了，明天我给你带些肉松来，还想吃什么告诉我，我来做……”

“老师……”他又低低地叫了一声，这回可带出点撒娇的味道来。女教师的心软成一堆，她东张西望地正打算起身做事，手却被他一把握住了。

他的手心有点烫，应该是热度还没退净。这点点热度迅速窜遍了女教师的全身上下，她竟然像少女般瞬间就绯红了双颊，女教师简直无地自容，她心里想着要放开男孩的手，可又怎么舍得挣开。

整个礼拜女教师每天下班后就来照顾男孩，给他做饭烧菜洗衣打扫房间，一直待到男孩睡熟了才走。他确实体格强壮，再加有人悉心照料，恢复得相当快。虽然医生嘱咐他继续休息一段时间，男孩还是返回学校参加了期末考，照例考到了全年级第一名。

寒假开始的第一个周日，男孩又来到了女教师的家。这次是他主动伸出双臂，紧紧地拥抱了她。清新纯正的男性力量从他的手臂传达到她身上，点燃了女人的全部爱欲，唤醒了她本已沉睡的灵魂。从此后她彻底打消了中止辅导课的念头，她已经昏了头，她再也离不开他，恨不能分分秒秒与男孩在一起，任何道德和人伦的标准都束缚不住烈火般熊熊燃烧的激情了。

高一、高二、高三……周围的世界早几年残酷疯狂、晚几年喧嚣纷乱，唯有他们得天独厚，能在最静好的岁月中谱写爱曲。每周日上午的“辅导”不分寒暑风雨无阻，可这短短半天的缠绵又怎能满足日益狂热的爱恋，他们开始寻找一切机会相聚。

“外汇券有伐？外汇券有伐？”

女教师刚走出友谊商店的大门，佝偻着身子、两手插在衣兜里的黄牛就逡巡到她的身边。

她不理睬他们，径直往前走去。又有外国人大包小包地走出商店，几步开外的小花园里，三三两两或坐或站着不少年轻人，一看见老外便口哨、起哄声此起彼伏。

这情形着实有些怪异，外国人们倒是见惯了这个阵仗，个个气定神闲，还潇洒地朝那帮看热闹的小青年挥手示意。女教师从这堆人的旁边走过，突然手里一轻，沉甸甸的大布袋子已落入他人之手，耳边还轻轻飘过一句：“外汇券有伐？”

她强忍住笑，朝提着布袋混进人群的他看过去。虽然他故意学着旁人东摇西晃地走路，那气质总归和周遭迥然不同。女教师几乎要笑出声来，

连忙斜穿过马路。他在街对面走了一小段，还是放弃了模仿，停下来往布袋里瞧瞧，便抬起头隔着马路朝她笑。

他俩就是这样逛街的，彼此走在同一条马路的两边，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。友谊商店是经常去的地方，因为他有父母从香港寄来的外汇，他全给了女教师，由她负责采购他们都喜欢的东西，然后一起享用。今天的布袋里就装着哥伦比亚咖啡豆、牛油、花生酱和冷切肉，还有新鲜的吐司面包。

离开友谊商店不远，街上就变得十分清静。女教师走在前面，用心感受着他一街之隔的脚步声，她想，幸福肯定就是这样的，似乎触手可及，却又难以捉摸。她不敢企求更多，只愿此刻长长久久，随着岁月沉入记忆的最深处。

这样想着她又有些伤感，不，为什么要伤感呢？浪漫的约会才刚刚开始。走过三个路口就是电影院，电影票他早就买好了，他们各自手握一张。

仍然是女教师先入场坐好。一直等到正片前的新闻加片放到一半的时候，才有人在黑白晃动的光影间悄悄摸过来，坐到她身边的空位上。他们甚至不相互看一眼，也从不交谈，爱欲却在竭力克制中变得愈加炽烈，只要两手轻微相触，就足够令他们如痴似狂。

“……以后我不想再叫你老师了。”

那次，她还沉浸在做爱后无比适意的虚弱中，神思飘渺地听到他这样说。

“那叫什么？”

“当然是叫……惠茹！”

她从他的怀抱里挣脱出来，扭过脸去看他：“这怎么行？”

“为什么不行？就咱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才叫惠茹啊。”他讲话的神气倒好像在教训一个不懂事的小姑娘。

女教师呆呆地看着他的眼睛，随着年纪增长，这对眸子中的蓝色渐渐隐去，变得越来越黑。她开始害怕看这深不可测的黑，那里面好像有着能直接吸走她魂魄的力量。

“不行的……等你叫习惯了，也许在人前就这么叫出来，那可糟糕了！”

“有什么糟糕的？叫出来就叫出来呗！”

女教师轻轻抚摸他的面颊：“这样真的不行……乖，听话。”

他沉默了一小会儿：“那好吧，就不叫惠茹。”她才松了口气，却听他又说：“但我肯定也不叫老师。我就叫你……妈妈吧！”

女教师刚一愣神，他就把她死死抱住，在她耳边一迭声地叫起来：“妈妈、妈妈、妈妈！……”

“天哪！”她简直惊慌失措了，赶紧去掩他的嘴，“威连，我的好威连！求求你，求求你别叫了！”

他挑衅似地看着她：“是叫妈妈还是惠茹，你自己决定吧！”

她长长地叹息，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：“那，还是叫惠茹吧……”

“就是嘛！”他心满意足地笑起来，“惠茹，亲爱的惠茹，我最爱、最爱的人。”

深深的一吻印在女教师的唇上，她的眼泪随之滑落。

“为什么要哭呢？我让你不开心了？”他略微放松环抱，很认真地问。

让她怎么解释呢？女教师端详着他青春焕发的脸，她即便是用尽全力都爱不够的人啊，他还这样年轻，又怎么能够懂得她绝望的爱情？

她思之再三，方才开口：“威连，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？”

“唔，什么事？”

泪又要涌出来，她拼命忍住：“威连，我、我比你大二十多岁，很快就会变老，成了一个老太婆。而你却会越长越可爱，会有许许多多的女人爱上你……威连，总有一天你会讨厌我，想要离开我的……这也是很自然的结果，我非常非常理解，绝对不会怪你。”他皱起眉头像要说什么，她向他摇摇头，示意他先听自己说完，“威连，哪天你想离开我了，千万不要犹豫，想走就走。你就记住一点：我比你老这么多，肯定会死在你之前。我只想你答应我，在我死的时候，你要陪在我的身边，好吗？”

很长时间他都没有作声，似乎在努力思考着什么。

终于他抬起眼睛，沉静地注视着她：“假如这样能够使你开心，好的，我答应你。”

“嗯！”她含着眼泪笑了，用力点点头。

他却没有笑，只是伸出手臂，重新将她揽入怀中：“我答应你这个要求，并不是因为你刚才说的那些话，那些全都是胡说八道。我答应你的要求只因为——我是男人、你是女人。我是爱你的男人，你是我爱的女人。所以，我才同意你死在我的前面。”

——我是爱你的男人，你是我爱的女人。所以，我才同意你死在我的前面。

多么拗口的语言，多么奇特的表达，却是他对爱情的恒久承诺。他曾经以为她能听懂，但事实上她还是不懂他。或许，爱得越深误解也越深吧。

就在今天，他终于实践了好多年前许下的诺言，只是这样的告别方式，绝非当初所能想象。刚才他守在尹惠茹的身边，紧握着她的手，眼看她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，他甚至不能确定，自己守护的还是原先所挚爱的那个人吗？

尹惠茹是在李威连出发去香港的一个星期之后，从华海中学跳楼自杀的。为什么要等一个星期，李威连后来猜想，大概她是想确定他已安全抵港，然后再心无挂碍地离开这个世界。1984年他们在海边的倾盆大雨中诀别时，李威连认定她是个自私、懦弱的女人，多年之后重返上海，当他看见徒留其身永失其魂的她时，他才心痛如绞地发现，她是那样勇敢，远远超过他的想象。

你真是这天底下最傻的女人，也是最最没有良心的女人……

他举起手帕擦去泪水。李威连痛恨流泪，在从小到大屈指可数的若干次哭泣中，他绝大部分的泪水都是为了这个女人而流的。

好在，这次终归是最后一次了。

就连这块手帕也是尹惠茹从友谊商店买来的。那天她兴奋地对他念叨了很久，说她如何在卖西装衬衫和领带的柜台前流连忘返，想象着用这些

衣服来打扮她最好看的威连，直把他说得昏昏欲睡。

最后她献宝似的取出这块手帕送给他，还指给他看手帕一角，在那里她用蓝色丝线一针针绣上他的名字——威连。他只淘气地瞥了一眼，就笑得前仰后合。他说这手帕让他想起自己上幼儿园时，妈妈给他别在胸前擦鼻涕的小熊手绢，角上也绣着“威连”。

老师……妈妈……惠茹……

去香港的时候，他把一切和她有关的东西都扔在上海。许多日子以后才偶然发现，这块手帕竟然塞在行李的最里面。是他自己放的吗？他不记得了，却从此把它珍藏起来。

1997年他回到上海，见到了已成痴呆的她。那天晚上他失魂落魄地回到酒店，取出手帕瞧了又瞧，第一次震惊地发现在自己名字的右下方，她还用粉色的丝线绣了个小小的“H”，因为是花式的字体，他居然一直以为那不过是朵小花。

那不是小花，而是她最卑微的爱情。

这个发现让他在酒店房间里恸哭失声，与当时他所感受到的痛苦相比，今天李威连反倒平静许多，今天他的泪是为了解脱而流的，这既是他的解脱，也是她的解脱。

他们终于都熬到头了。

一个人影出现在店堂后首的门前。

李威连把手帕叠起来放好，在黑暗寂静的店堂里待了这么久，他完全适应了这个环境。他对那个人影点点头：“是你啊，请过来坐，我们应该好好谈谈了。”

那人似乎有些犹豫，李威连冷冷地笑了：“还是开个灯吧，小心绊倒。”

“啪”，随着一个极轻微的声响，最靠近李威连的墙上，那盏青铜支架半透明云石灯罩的老式壁灯放出幽暗的黄光，刚好照亮他身边一米见方的有限空间。

那人穿过黑黢黢的店堂，走入这小块光晕中。

“你们姐妹俩确实长得非常像，”李威连注视着她说，“不过，现在我即使在黑暗中，也绝对不会认错了。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”

她在桌前站着不说话。李威连微仰起脸打量着她，暗淡的灯光下这张脸青白似鬼，红肿的双眼旁泪痕斑斑。

一抹戏谑的浅笑浮现在李威连的唇边，他慢悠悠地说：“知道吗？告诉你，你们俩的味道是不一样，文悦身上的气味清清淡淡，有点儿像青苹果，而你呢，却散发着一股酸味，活像一只腐烂到底的苹果！”

“你！”邱文忻气得脸色更加惨淡，李威连干脆靠到椅背上，饶有兴致地欣赏着她的愤懑。

她用颤抖干涩的声音反击：“你、你为什么不守在上面？跑下来干什么？！这种时候你想逃跑是不是？”

李威连唇边的笑意更浓了：“我都已经守了一天一夜，怎么？你还不打算放过我吗？”

“你，你居然还笑得出来！你这副样子怎么对得起刚过世的妈妈！”

他的脸色骤然改变，浓重的悲伤伴随怒火一齐喷发：“我陪她到了最后一息，不仅对得起她，也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！现在我是不是在她身边，对她根本就没有意义了。哼，其实早就没什么意义了……我奉劝你一句，邱文忻，不要时时刻刻抬出你母亲来，除非你对她根本就没有做女儿的敬意！”

邱文忻哑口无言，只管呆站在桌前，胸口一个劲地起伏。李威连向她抬了抬手：“坐下吧，你不累，我这么看着你都累。今晚我们要谈的内容很多，一时半刻是谈不完的。”

“我、我和你没什么可谈的。我还要上楼去……”

“不，楼上有文悦陪着就行了。你坐下！”他只略微提高了声音，那无形中的威严就足以令邱文忻全身一震，不由自主地在他对面坐下来。

现在灯光直接照到她的脸上了，李威连仔细端详了一会儿，才说：“你们不仅彼此长得像，也很像你们的妈妈。年龄大了以后就更像了……正如我记忆里她的样子。”说到这里，他的嗓子哽了哽，随即又恢复了冷

淡的口吻：“不过，这些都只是表象，你们是截然不同的女人。”

“你到底要说什么？”她露出很不耐烦的样子。

李威连盯着邱文忻的眼睛：“说说我是怎么把你和文悦区分开的。”

“这……这有什么可多说的？你刚才不是已经……”

“邱文忻，”李威连打断她，“我们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？你还记得吗？”

邱文忻畏缩地瞟了他一眼，没有回答。

屋檐下的雨声越滴越慢，大概是积水快要流尽了的缘故。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，连窗外透入的车灯光都几乎绝迹，只有一小团鬼火般阴暗跳动的黄光笼罩着他们，这氛围也算古董家什的特殊效果吧。

李威连沉默着，似乎在等待邱文忻回答他的问题。而她则在对面投来的犀利目光下，越来越不安。

“1997年我回上海后第一次来这里，这个底楼还开着家服装店。我去楼上找人，头一个遇见的不是文悦，而是你。对吗？”

李威连的叙述很平缓，却在阴森的店堂里引出令人胆战心惊的回音，往事的灰色帷幕被一点点撕开，那狰狞可怖的真容渐渐显现……

“我记得非常清楚，起初我们两人都愣住了。那一刻我确实感到悲喜交加，心情复杂得无以言表，然后我就主动向你打招呼，我记得我说的是——文悦，你好。”

他再次停下来，逼视着邱文忻，她已如坐针毡，眼神中充满恐惧。

“我的问候好像让你受了极大的惊吓，你转身就跑，嘴里嚷着：‘文悦，是他、是他！’就在我摸不着头脑的时候，文悦惊叫着跑下楼来，扑到我身上号啕大哭。我好不容易才让她平静下来，她向我讲述了我离开上海后所发生的一切，领我上楼去看惠……”

李威连闭了闭眼睛，片刻后睁开，那里面再没有悲痛，只有最阴冷的寒光：“当时我确实没有心情去想别的，但等我恢复常态之后，我对你的表现产生了极大的疑问。更有趣的是，文悦也没有想到要向我介绍你。为什么会这样？难道你我不是在1997年初次相遇的吗？你们这对双胞胎姐

妹，在华海中学与我同学的一直是邱文悦，而你是你们妈妈自杀之后才从乡下来上海照顾她的，为什么当你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，就好像完全认识我是谁？！”

邱文忻紧咬牙关，垂首一言不发。

“文悦是没有头脑的女人，不过在这个问题上，她的嘴倒很紧。当然了，我也没有过多追问，我不愿使你们产生任何不安，毕竟……你们和你们的妈妈，都是我一心想要善待的人。况且我有信心能够自己找出真相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我也必须让你们，尤其是你对我不抱戒心。”

李威连往前倾了倾身子，那抹鄙夷的微笑又出现在他的嘴角：“我慢慢发现了，要辨认清楚两个极为相像的双胞胎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同时和两人在一起，比较她们之间的一切相似与不相似之处。我这样做了，也彻底分清了你们两个。从长相到气味，从头到脚，由外至内……”

“邱文忻，你知道我有多么厌恶你吗？”

邱文忻惊恐万状地瞪着李威连，好像要起身逃离，又没有这个胆量。

“不，这不重要。”李威连缓缓地摇了摇头，“重要的是我终于能够确定，我并非在1997年才第一次见到你，而是在许多年之前！邱文忻，你我是老相识了，对不对？只不过正如我厌恶你一样，你同样也厌恶我，更准确地说，你恨我！”

“至于你到底是在哪些时候取代了文悦，我也无法回忆清楚了。但的确有好几次，当我在这里见到‘文悦’时，曾经感到十分困惑。虽然模样、衣服就是她，但神态举止又完全不同。若干年后等我对你们俩的一切都了如指掌，我能肯定地说，那个人根本不是文悦，而是你！当我又记起这种古怪的现象都发生在寒、暑假时，我完全明白了。邱文忻，一定是你们的妈妈不舍得把你一个人留在乡下，趁着假期就把你接到上海来玩。你来了之后基本上从不出门，因为乡下丫头根本无法适应上海的环境。于是你穿着姐姐的衣服从早到晚留在家里，看到我在你们家中出入。你向文悦问了我的情况，她多半劝你不要多管闲事。你是不是还去质问了妈妈？未必……你这个人心思阴险、心计奸诈，你从来不会光明正大地表达意见！”

“你胡说！”邱文忻歇斯底里地叫起来。

“住口！”李威连一声低喝，立即让她泄了气。他的面孔因为切齿痛恨而扭曲，“先别忙着叫，我还没有说完！你——邱文忻，你虽然不敢坦白地向你妈妈甚而向我表示反感，但你却一直在暗中窥视我们，还趁着你姐姐不在家的时候，故意跑到我面前来试探我，把我弄得一头雾水，以为是文悦矫揉造作，却从来没有怀疑过其他。如果仅仅是这样也就算了，然而你的内心太恶毒，你痛恨我和你妈妈的关系，你蓄意要报复我们！”

他死死地盯着邱文忻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所以就在我面临高考的关键时候，你给华海中学的校长写了匿名信，把你妈妈和我一起告了！”

“那又怎么样！”犹如被人扯下了最后一块遮羞布，邱文忻狂乱地嚷着，“你们做的那些丑事，伤风败俗，不要脸！就许你们做，不许我告发吗？！”

李威连摇摇头，干涩的双眼猛然间变得通红：“我愿意把你想成只是考虑不周，你的目标是我，你就是要毁了我！可你万万没有想到，这样做也给你妈妈带来了极大的打击，并且最终、最终……邱文忻，是你亲手葬送了你的妈妈，你剥夺了她的幸福，让她在绝望中选择自尽！……你也因此受到良心的谴责，不得不照顾痴呆的妈妈二十多年，根本没有机会享受正常的人生，这一切的不幸都是你造成的！”

“不！不是！”邱文忻已然涕泪纵横，“是你们作的孽，我、我和我爸爸、还有姐姐，我们都是受害者，我和文悦，我们俩的人生就毁在你的手里……”

李威连毫不犹豫地打断她：“是你企图毁了我的人生！可惜你太自不量力，反倒害了你自己！邱文忻，当时你确实害得我失去了高考机会，但你还不甘心，你真是迫不及待地想把我置于死地啊……所以不久之后你又做了另外一件事——更加卑鄙、无耻的恶意中伤！”

“威连……文忻……你们在、在吵什么呀？”从店堂后面的黑暗中传来怯怯的问话，邱文悦摇摇晃晃地走进昏黄的光圈。

邱文忻好像捞到救命稻草，从座位上一跃而起：“阿姐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！姆妈刚刚咽气，他就翻脸不认人，要跟我们算总账，他、他要逼死我！”